

君 惜

常 如

禅 小 雪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惜君如常 / 雪小禅著. — 南京 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 (2016.12重印)
ISBN 978-7-5399-9782-7

I. ①惜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3024号

书 名 : 惜君如常

著 者 : 雪小禅
图书策划 : 杨 帆
责任编辑 : 邹晓燕 黄孝阳
装帧设计 : 棱角视觉

图书监制 : 欧阳勇富
文字编辑 : 杨 帆
营销编辑 : 宋涛涛

出版发行 :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: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: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发 行 :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

经 销 :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16

印 张 : 24

字 数 : 320 千字

版 次 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: ISBN 978-7-5399-9782-7

定 价 : 55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惜君 如常

目录 CONTENTS

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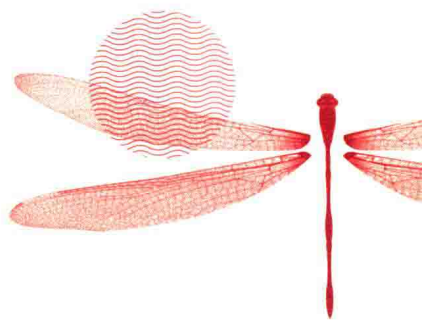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人的心里， 要住着广阔

- 004 隐士
- 013 琴人
- 025 她们
- 035 我行我素
- 041 裴氏艳玲
- 049 张氏火丁
- 053 旷日持久的深情与孤独
- 057 忽尔盛开

贰

我只向美好的 事物低头

- 064 拾荒记
- 070 闲章二三枚
- 076 觉茶如是
- 082 吃
- 088 戏台
- 094 唱戏
- 098 书法
- 105 古画
- 108 宣纸
- 111 篆书
- 115 甲骨文



叁

唯有深情
最动人

- | | |
|-----|-------|
| 122 | 锁麟囊 |
| 136 | 梅派 |
| 141 | 爱情沉香屑 |
| 146 | 红鬃烈马 |
| 151 | 花好月圆 |
| 157 | 凤还巢 |
| 161 | 三生梦断 |
| 166 | 角儿 |
| 171 | 老生 |
| 179 | 人书俱老 |
| 183 | 三弦儿 |
| 188 | 读帖记 |

肆

且在晚风中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220 | 时光惊雪 |
| 224 | 爱此风林意 |
| 231 | 惜君如常 |
| 239 | 拣尽寒枝不肯栖 |
| 244 | 一团苍老暮烟中 |
| 250 | 他是繁花，亦是少年 |
| 256 | 梅园听雪 |
| 261 | 达利：作秀是为了艺术 |
| 266 | 高更：一个人的孤寂 |
| 270 | 怀斯：忧郁得很老实 |

伍

人生不老爱无尽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278 | 相思 |
| 281 | 惜别 |
| 284 | 远意 |
| 288 | 阴丹土林的诗情 |
| 291 | 无知的美妙 |
| 295 | 京都记 |
| 309 | 谪仙记 |
| 315 | 洞头 |
| 320 | 在水之湄 |

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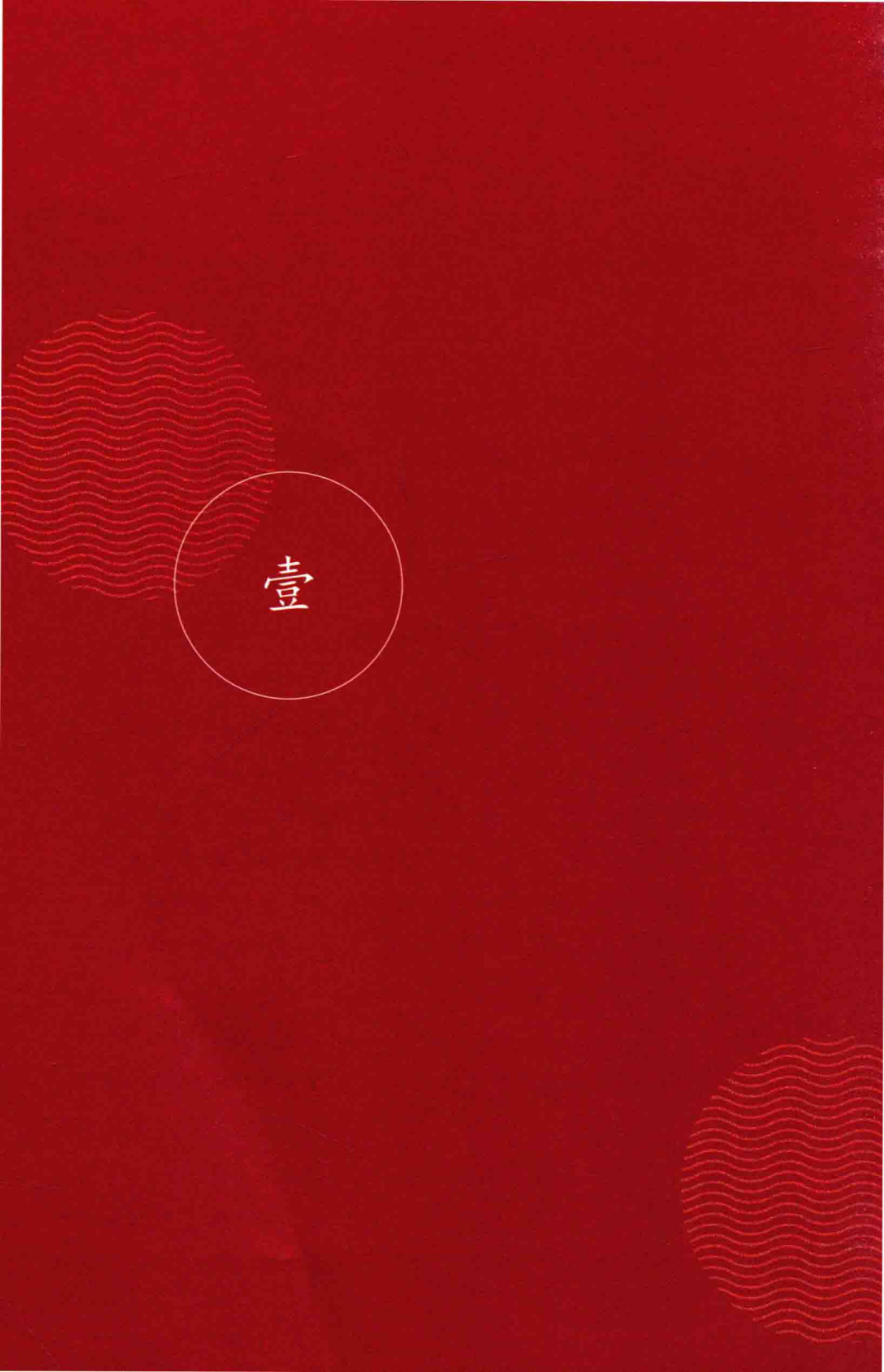
清气硬朗过生活

- | | |
|-----|-------|
| 330 | 日常 |
| 333 | 世俗 |
| 336 | 平常的事物 |
| 340 | 崧人日常 |
| 344 | 风物盎盎 |
| 349 | 老僧无戒 |
| 352 | 无用 |
| 356 | 花青 |
| 359 | 衰老帖 |

惜 君

如 常

雪 小 禅



壹



一个人的心里，要住着广阔

隐士

去年秋天，圆光对我说：“禅姐，我要归隐了，去做隐士。”

他长身玉立站在我身边，穿了件灰袍子，脸上是干净如少年一般的笑，那时他的女友也在。我只是以为他说笑而已，现代人都想去当隐士，有几个真能隐的呢？

我也只当他说说，但不久他真的走了，去安徽泾县查济山顶上做了隐士。

记得第一次见到圆光便惊讶于他身上孤寂的气场，有种出家人的气场。有些人的气场是繁华的、热烈的，有些是宁静的，还有些人是浮躁的、靡丽的气场，但圆光是孤寂的，浑身上下罩着一层雾蒙蒙的灰色温润之气——那天是他禅乐的首发式，在北京时代美术馆，我和秦万民老师都是受邀嘉宾。

满场有一种禅乐缭绕的空寂——圆光是那种一下子能让人记住的男子：顾长的身材，瘦削，空灵孤寂的眼神，他好像自带一种忧伤物质，且挥之不去。后来我们打交道多起来，他仍然是这样清淡如植物的秉性。

圆光原名赵凌松，是母亲起的名字，希望他挺拔如松吧。圆光说自己少时顽皮，简直要上房揭瓦……少年时叛逆，抽烟喝酒打架斗殴，是出了名的“坏小子”，有几次把同学打得头破血流，人家找上门来……那时他让母亲万分头疼。

但，那时有一件事情困扰他。

关于时间、宇宙、生死。

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，但我信。有些人带着前世的信息而来。他常常辗转难眠，对世界和时间充满恐惧，睡觉时不能脱衣服，有时整夜整夜想生死的问题——那时他不过是十一二岁的少年。一边打架斗殴一边想着生死、宇宙、时间。

我的朋友老黄也是这样的人。他少年时代试图用锄头去够天空，他亦想天地宇宙光阴生死，直到如今。他的归隐，是归隐于人世间的俗世生活。

父亲也是这样的人，到老仍然被宇宙啊时间啊这些问题困惑着，他们注定是异于常人的，行走于时间的边缘。

这些念头一直徘徊不去，直到音乐出现。

“是音乐搭救了我。”他说。

圆光迷上音乐，至此沉溺至今。那时他留长发、酗酒、整夜唱歌，大多是摇滚乐——后来专心做禅乐的圆光安静如树，让人如何能猜测他的摇滚时代？那时他长发飘飘且桀骜不驯。弘一法师出家前也是风流公子，歌伎青楼亦是频繁往来。涅槃之前必有雷霆劫，方能列入仙班。圆光迷上钢琴，从一无所知到迅速弹到钢琴十级。有时疯狂弹几天几夜，弹到手滴血，滴血仍然在弹，琴键上全是血迹——那个问题又来了，他从何处来，他到何处去？

久久思索、徘徊、不解，宇宙、光阴、生死。

哲学的问题如此性感迷人却又让人疯狂。

大学毕业后，他来到北京当起了北漂。

他那时在八大处卖唱。一把吉他，一副好嗓子，“每天收入一千多呢”。

我问他唱的什么，他说：“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每天唱几百遍，每次唱都心动，有时会泪流满面。”

记得去年夏天，我在隆福寺搞了一次禅园雅集。当时有品茗闻香吹箫者，圆光唱禅乐。他抱着吉他坐在草席上，闭着眼睛开始唱。很多女子跟着他一起唱，一边唱一边落泪。

那些泪水的味道是清寂的，圆光也落泪了。他接着唱了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是流着泪唱完的，在场的人无不动容。

那是他与佛教前世的因缘。来北京之后，那个少年时困惑他的问题卷土重来——什么是时光？什么是宇宙？什么是生死？

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他读到了《金刚经》。“当时如晴天霹雳，像被雷击到一样，这就是我找了又找，寻了又寻的答案了！”他如被棒喝，刹那禅悟，自此后，成为不二法门，剪了长发，不再喝酒抽烟，虔心礼佛，并且开始另一段音乐创作——禅乐。

也许每个人的的人生都有这样一个刹那，瞬间被参透，那一个刹那，便是前世的大因缘，留下了这跌宕起伏的伏笔，等待有个刹那被开启。

这个开启的刹那，是了悟。但有的人一生不会了悟，有的人年纪轻轻就了悟了，圆光属于后者。

圆光的这个刹那，就是读到《金刚经》的刹那，那个刹那，击中了他的法门，他的前世与今生。

他有过七个月短暂出家。复又回红尘——人生有舍得，但人生更多的却是舍不得。

从一个摇滚叛逆青年到禅乐音乐人，这其中经历的山山水水圆光自己知道，去年秋天，他又做了一张专辑，在北京知音堂做首发式。那天，我和一音禅师是受邀嘉宾。

之前，因为圆光介绍，得以在乙未年四月拜访一音禅师，他的禅院就在查济古镇，回来后写下了《山僧》。那天，一音禅师吹箫，圆光唱

禅乐，唱到后来情难自禁——“再过几天我就去隐居了，就要告别北京了……这么多年在北京，也是舍不得……”

圆光落泪，在场的很多人落了泪。

没有过几天，圆光果然走了，毅然决然。再看他微信，已经一个人隐居在查济古镇的山上。

圆光拍照片极艺术，仅用手机都能拍出极玄妙的感觉。他常常发半山图片出来：茅草屋、泥墙、瓦舍、梅花、樱花、玉兰、鸡，还有竹，还有溪水、老铁壶、青石、木柴。他自己动手做家具，手上全起了茧子、裂了口子，自己上山砍柴，柴堆在了门口。门口有自己砌的灶台，他穿了长袍在那里烧火做饭，完全像一个没有年代的人——是宋代？是明朝？

除了那副眼镜，他已经活到了没有朝代标志—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焚香、做梦、听雨，秋天的雨声格外清寂，仿佛是蓝色的一样，像圆光一样的颜色，清幽而淡然。他分外喜欢这寂静和孤独，一个不迷恋孤独的人内心是薄的。

终日无事，看日出听溪水闻竹音，与风在一起，与小鸟儿在一起，与半开半闭的樱花在一起。这是圆光的隐居日子。

“除了日常开支，也没有太大消费。我对生活要求极低，一双布鞋能穿几年……我做音乐制作足以能应付在山中的开支了，音乐制作又不用下山……山中日月长，一日是千年”……圆光过着自己的地老天荒，

他隐于自己的桃花源。

乙未冬，查济大雪纷飞。他拍下那些林中雪花，还有山中堆积的雪。

有一日雪极大，他决计去拜访同在山中的一音禅师，那天他在大雪中走了几个小时，山中雪飞，一个隐居的男子去拜访一个高僧，一想起来便是佳话。

圆光到老都会记得这场大雪。

那场大雪是他的精神记忆。一个人，活成了古画，而自己，是画中那听琴煮雪的男子，这是他要的生活。

那天他在一音禅师处吃斋喝茶，一音禅师养了一屋子兰花，琴棋书画皆是尘世外的高手。那天，一音禅师吹箫，圆光唱禅乐……那夜是知心人遇见知心人。

圆光就这样隐居在了世外。冬天过去，春天来了。查济的春天仿佛格外亲切朴素。他开始拍那些樱花、梅花。这些花成了他最亲切的陪伴——圆光带着朴素的感情拍下他们，我甚至能闻到那奇香。

在春天，他劈柴、喂狗、赏梅，他翻地，看蛙卵、浮萍……他去山中采兰，“山中兰花到处都是，香极了，但挖一百多株兰花才能挖到一株好的兰花，禅姐，我给你留一盆啊……”圆光的土屋里养了12盆兰花，一进门就一屋子的香气。

每天晚上，他去摘星星。因为住在山顶上，他用相机拍到最美的

星光，因为住在山顶上，每天早晨他去湖上散步，山顶的那池湖水仿佛等了圆光千年，他与湖水相依溪水为伴，与竹香、梅香为侣，来山中之后，他制作的第一首曲子是关于《易经》，64卦歌曲，大雪封山，冻坏了硬盘，但没有阻挠他对《易经》的热忱。

“采兰归来，遇野梅寂绽，驻足嗅其馥郁，神怡豁然，腊月拈花花非花，供养南北佛释迦。”这是圆光其中一天的日志。每一天几乎是相同的场景与心路：采兰、品茶、唱经、劈柴、湖边散步……偶尔来朋友，一起生火做饭。

春天了，他开始准备种粮种菜，墙上挂满了各种农具，猫和狗围在脚下，这是他隐居的日常，也是他一个人的世外桃源——如果有可能。

每个人都想逃离于时间之外，落后于这个时代，但大多数人只是说说而已，圆光却做到了，一个人，如一朵空谷幽兰，隐于山中，与山中老树、兰花、梅花、湖水、竹风、溪涧为伴，与禅乐、清风、明月、星辰为侣，这样一生，也是值得。

“白月风清篱下悠，桐花君不见。”

“少渐寒，日复少眠，彻夜不释卷。”

这是圆光的词，曲更空灵，“凡目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。他读了近十本佛经，字字句句落到了禅乐中。

这些日子我抄心经，最喜欢的是其中这句：“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”。这是人生。圆光的隐居，在印证着一些经书中的字句。

山顶有湖，屋后有一棵百年梨树，圆光鸟鸣即起，扫院、看花、读经、访湖……没有了时间，也没有了空间，从灿烂回归最初的朴素。“我写歌是为做药，不只为世人，多数时候，是在自度”。有时想想，自己写作又何尝不是？度人的同时，更是在度己。那是一个很大的力量，圆光不知道，我也不自知。

不禅不下山，花开不自知。一生看花相思老。返璞归真是拙朴，是此中有真意，是从此已忘言。

他自己的明月前身是什么？是太平山顶的一滴露吗？他自己落款是“劈柴人”，他劈了时光的柴，就这样，过了一天，又过一天。一天有多长？圆光不知道。

他只闻到杏花开了梨花开，所有的山花都开好了，等他。

我们约好了今年四月见。

四月，我果然去了，吃了圆光用柴火做的饭，坐在太平湖发着呆。